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十一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一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王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叶虛良反之

集傳賦也彤弓朱弓也孔氏穎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弨弛貌孔氏穎達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嚴氏粲曰賜弓不張貺與也大飲賓曰饗孔氏穎達曰饗者烹太牢

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劉氏彝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許氏謙曰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

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以給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

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劉氏瑾曰如唐德宗於李懷光昭宗於王行瑜是也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玩平聲而不忍予者許氏謙曰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集說劉氏彝曰湛露燕以示慈惠彤弓饗以訓恭儉慈惠以布政則貴舒緩故飲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而已恭儉以行禮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所以致其欽而已○輔氏廣曰守之者不重

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也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嚴氏粲曰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黄氏佐曰言彤弓則彤矢旅弓矢可知舉其重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為善之利也○首二句乃追言前日弓矢之所藏以起今日錫之之意以見其重如此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叶子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于記反)之

集傳賦也載抗之也(劉氏瑾曰載彤弓於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

樂也右勸也朱氏公遷曰燕飲之際勸以助懽尊也王氏安石曰尊而右之○謝氏枋得曰古人以右為尊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叶古號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叶大到反之

集傳賦也櫜韜陸氏德明曰櫜弓衣也○徐氏鳳彩曰韜之於弓囊使其色常新也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王氏安石曰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為厚也勸也朱氏公遷曰醻以導飲故以為勸

集說　曹氏粹中曰其藏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之也必櫜之以韜韔之物蓋言其甚寶惜之也○謝氏枋得曰饗之未足而右之右之未足而疇之此亦中心喜好之實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疇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輔氏廣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重焉耳櫜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疇厚於右右尊於饗○曹氏居貞曰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彤弓三章章六句

集傳春秋傳朱氏公遷曰文公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音慨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吕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

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朱氏公遷曰晉桓温北伐劉牢之討孫恩皆拜表輒行其專擅如此

集說黄氏櫄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況盛時乎○胡氏一桂曰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曾謂既賜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葢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

叶五何反

集傳興也陳氏植曰此篇朱子舊以為比今改為興而下文兼存比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今悉正之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氏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比也輔氏廣曰今於或曰下少比也二字當改定○朱氏公遷曰今從輔氏說增之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

此

集說輔氏廣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也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胡氏紹曾曰既見者舊以為下之見上朱子以為上之見下○徐氏鳳彩曰菁莪而在中阿中阿之幸與君子而既見豈非主人之樂乎樂且有儀情發於外則有獻酬幣帛之文也

附錄毛氏萇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鄭氏康成曰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孔氏穎達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與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此學士既見君子則

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嚴氏粲曰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君子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集傳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集說輔氏廣曰我心則喜則又獨言其樂之之意也○徐氏鳳彩曰莪生澤國沮洳之地尤其性所近也我心則喜愛根於中則有聲音色笑之洽也

附錄李氏公凱曰喜其使我為成德達材之歸也何氏楷曰因育材之有地喜己材之得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集傳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孔氏穎達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集說鄒氏泉曰常情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錫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王氏安石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材成矣樂其成吾材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爲厚祿乎哉○范氏祖禹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集傳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輔氏廣曰此又追言其未見之時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朱氏公遷曰此據今而言之

集說黄氏震曰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戴氏云汎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謝氏枋得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焉我心則休者歡樂而舒泰又不止於喜樂也

附錄嚴氏粲曰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沉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

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首章喜樂有禮儀近乎外貌故次章以我心則喜言見其由中達外也三章錫我百朋則甚遂其所欲四章言昔憂今喜則大遂其所願皆以見其真誠之心非偽也○鄒氏泉曰此詩燕賓道其既見而喜喜而追反其昔日之思其悅賢之至藹然見於歌咏矣

附錄 范氏處義曰中阿中沚中陵皆地之美有潤澤以養草木故得遂其性也百朋言錫予之多也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視莪之菁菁何足道哉然而人君之未視學也則不能不以為憂及人君之既視學則安得不樂安得不喜乎卒章自謂多士之材如以楊為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懼其不見用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不復有私憂過計也

○朱子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為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呂氏大臨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虎鳴至於彤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悉非得人材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

正小雅所以終之以此篇也○陳氏鵬飛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案菁菁者莪詩朱子初說從序義作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為解後謂序失詩意改為燕飲賓客之詩然燕飲經亦無其文也攷文王建豐水之辟廱而詩歎之曰於樂辟廱武王建鎬京之辟廱而詩咏之曰無思不服成王繼治修明學校造士之法備詳王制育材之盛蔑以加矣雖此詩未實指其事不能定其為何王而作然要是周公相成王時所制之樂歌也序主於育材自毛萇以下迄唐宋諸儒無異說朱子亦曾於他文引用序義則箋疏所詮繹者其論可竝存也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勑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叶蒲

北反

玁狁孔熾尺志反　我是用急叶音棘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

集傳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濮氏一之日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　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孔氏穎達曰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　飭整也王氏安石曰既飭者言其早正素治以待之也　騤騤強貌王氏安石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　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音昧韋梁氏益曰

韎赤色韋熟皮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曹氏粹中曰軍中上下同服韎韋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其義一也○嚴氏粲曰韋弁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輔氏廣曰匡有救正之意王國王畿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劉氏瑾曰據詩文至于涇陽而言也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嚴氏粲曰吉甫受命北征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司馬法王氏逵曰攘苴田完

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所著書名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朱氏公遷曰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鄭氏康成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集說謝氏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晝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戰馬皆平時閱習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平時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朱氏善曰玁狁内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獎里反

集傳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孔氏穎達曰比物者比同力之物　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王氏逵曰見夏官校人　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劉氏彝曰進退馳驅不失其則　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王氏逵曰吉行言行幸也如郊廟巡狩封禪之類　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

孔氏穎達曰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

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毛氏萇曰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劉氏瑾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常度矣

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集說王氏安石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輔氏廣曰馬之有餘教之有素則軍實之強可知矣六月成服行止有度則軍制之嚴又可知矣以佐天子則不止於正王畿而已○鄒氏泉曰上六句言行師之善下則表其出師之意也此章與上章本是一時事互見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反

集傳賦也修長廣大也顒大貌曹氏粹中曰修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李氏本曰言馬之大而有力乃其平時所物者如此奏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范氏祖禹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

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蘇氏轍曰嚴翼言將帥之德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車馬之盛足以薄伐玁狁而奏膚功矣薄伐則不窮追遠討也膚功則共功之成反大也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玁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

行叶户郎反

集傳賦也茹度鄭氏康成曰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整齊也孔氏穎達曰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焦穫毛氏萇曰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為瓠中王氏應麟曰爾雅十藪周有焦穫孫炎曰周岐周也郭璞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皇輿表耀州三原縣今西安府三原縣隸陝西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顔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

方也劉氏瑾曰南仲亦以玁狁之難往城朔方靈夏等州之地則此玁狁所侵者疑即其地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呂氏祖謙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白斾繼旐者也曹氏粹中曰白帛也白斾以絳帛為斾也以帛續旐末為燕尾戰則斾之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毛氏萇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王氏安石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呂氏祖謙曰

韓嬰章句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旐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劉氏瑾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玁狁為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旐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

集說曹氏粹中曰以匪茹之勢敢深入而為寇可以必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朱氏善曰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旐選鋒銳以攘之元戎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

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玁狁之難已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雖衆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叶於連反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叶胡田反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叶許言反

集傳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謝氏枋得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輊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鬬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閑教

訓習熟則耐於馳驅矣　**大原地名**王氏應麟曰禹貢既修大原顏氏師古曰即今晉陽　**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皇輿表今大原府陽曲縣隸山西　**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呂氏祖謙曰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　**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王氏安石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陳氏鵬飛曰萬邦可以為憲法辦一玁狁是其所優為者

集說輔氏廣曰此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閑習逐出玁狁至于大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竝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為法哉○劉氏瑾曰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崧高烝民詩可見其文○朱氏公遷曰上章歷數玁狁之罪則殄殲之不為過也況車馬整飭如此誅鋤翦滅乃其餘事今則薄伐之追至太原而已又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其能協人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

此章見用兵之道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飲**（於鴆反）**御諸友**（叶羽已反）**炰**（白交反）**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

已反

集傳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毛氏萇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輔氏廣曰此吉甫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朱氏公遷曰受福不在燕喜之外燕飲喜樂即所以為福也蓋以其歸自鎬錢氏文子曰鎬玁狁所侵之地○嚴氏粲曰吉甫來歸自北方之鎬其地遙遠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忠也者移孝以為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嚴氏粲曰孝友者德之本卷阿言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美宣王北伐而以吉甫燕喜終之始終之辭也前日盛暑出師棲棲不遑所以有今日之燕喜也

總論呂氏大臨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玁狁之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略而不盡○謝氏枋得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西北

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鄒氏泉曰此詩之詞雖是稱美吉甫之功要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首二章原王命北伐之由也中三章叙將帥所以成功也末章言旋師之樂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集說 鄭氏康成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孔氏穎達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朱子曰成康既沒文武

之政侵尋弛壞至於夷厲而小雅盡廢矣宣王中興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叶每彼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叶蒲北反）鉤膺鞗（音條）革（叶訖力反）

集傳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許氏謙曰肥疏作脆）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

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穎達曰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曹氏粹中曰曰菑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畬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菑畬言其不勞力而可以享成功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劉氏瑾曰兵車戰鬬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

人麃養五人樵汲五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蘇氏轍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耶○朱子曰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輔氏廣曰師衆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鄒氏泉曰如五步六步之節六伐七伐之方無不閑習是也率總率之也鄭氏康成曰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呂氏大臨曰涖止則布其行陣率止則作而用之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簟笰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樊與鞶同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央上聲也鞗革見

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朱氏公遷曰新田在彼菑畝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集說蘇氏轍曰將采芑者于何取之其必于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捍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朱子曰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

曾大段戰鬬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叶戶郎反

集傳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軝長轂也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文也毛氏萇曰錯衡文衡也○孔氏穎達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

彭氏執中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八鸞皆以為耳目之懽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劉氏彝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朱芾黃朱之芾也孔氏穎達曰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橫玉也韓氏嬰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曹氏粹中曰珩佩上之橫梁以蒼玉為之禮三命赤芾蔥珩孔氏穎達曰三命以上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集說程子曰旂旐央央言整肅首章言肆習次章言整肅蓋其序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彭氏執中曰此與上章言方叔率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

勝敵也必矣

○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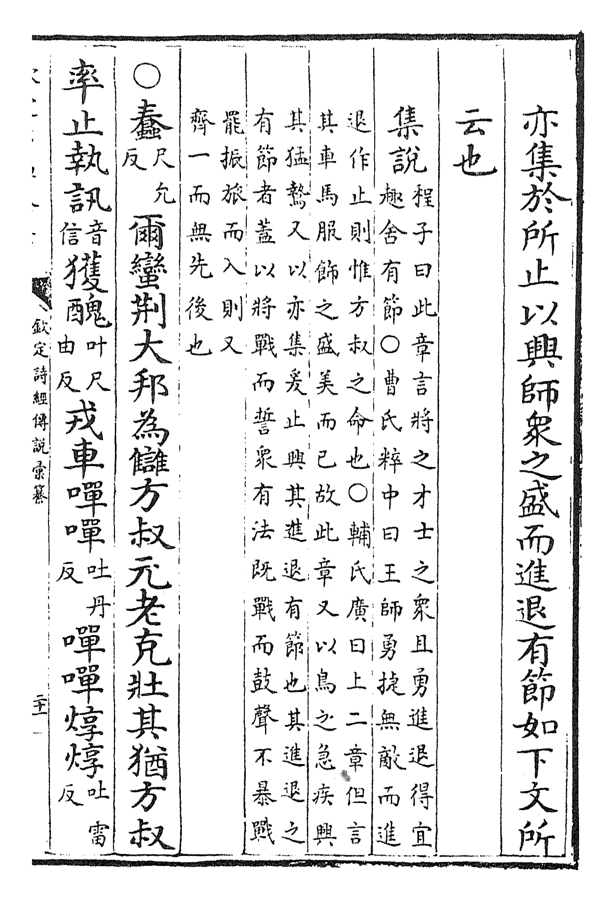
勝敵也必矣

○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徒顛反叶徒鄰反

集傳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陸氏佃曰隼好翔一名雀鷹或曰隼鷙鳥也即今所呼為鶻者是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

孔氏穎達曰鐲鐃俱得以鉦名之鐲似小鐘鐃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

是未戰時事也○程子曰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為陳師鞠旅之節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穎達曰治兵尚威武也振旅反尊卑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闐闐亦鼓聲也鄭氏康成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或曰盛貌董氏逌曰闐闐衆行聲也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


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集說　程子曰此章言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曹氏粹中曰王師勇捷無敵而進退作止則惟方叔之命也○輔氏廣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戢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由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叶音隈

集傳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王氏安石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

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曹氏粹中曰凡謀則貴老決則貴壯此善謀而能決也○劉氏瑾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則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

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王氏質曰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為帥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為帥併玁狁蠻荆之功結之於此詩也

集說 程子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玁狁時聞於四方故荊蠻畏威來服○鄒氏泉曰來威非必不戰而服雖嘗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遽爾來服有不專主乎戰鬬之功矣○姚氏舜牧曰示威重以加伐是謂克壯其猶然止於執訊獲醜而已斯老成之將也

總論 王氏安石曰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衆荊人自服不俟戰而後屈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啟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則成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朱氏善曰南征之詩言其車三千者三以車之多可見其民之衆以民之衆可見其國之盛而凡其勞來於蕩析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者其效益以著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集說　陳氏鵬飛曰南征北伐二詩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朱氏公遷曰玁狁匪茹犯義者也蠢爾蠻荊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玁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荊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功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集傳賦也攻堅（程子曰既攻謂堅治）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孔氏穎達曰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

取往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集說嚴氏粲曰宣王中興為東都之會詩人喜於復見威儀之盛車既堅緻馬既齊力四牡皆龐龐而充實將駕之以往東都言初發車徒而往東都未言所為之事也○朱氏善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

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符有反）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集傳賦也田車田獵之車（鍾氏惺曰田車在周禮巾車謂之木路蓋樸素渾堅之制也）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皇輿表中牟縣屬開封府隸河南）圃田澤是也（鄭氏康成曰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孔氏穎達曰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

故往田也劉氏瑾曰宣王嘗封庶弟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於東都然後圃田為鄭地○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集說嚴氏粲曰此行以會同為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内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從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姚氏舜牧曰上但言徂東此指言行狩見所徂在巡狩非徒行也

○之子于苗叶毛音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集傳賦也之子有司也孔氏穎達曰之子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朱子

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 苗狩獵之通名也 張子曰蒐苗獮狩便習軍行草木閒事教茇舍亦然○黃氏一正曰大司馬夏教茇舍遂以苗田義取其害苗者故獵可通名苗 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 孔氏穎達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惟數者有聲 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 呂氏祖謙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也 ○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集說 輔氏廣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旄馬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

以獵而遽曰博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集傳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王氏安石曰諸侯涖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毛氏萇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孔氏穎達曰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加金為飾故謂之金舄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孔氏穎達曰大宗伯文注云時見者無常期殷衆也繹陳列聯屬之貌也王氏安石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集說劉氏彝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朱氏善曰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徐氏鳳彩曰天子將行狩獵則同軌畢至故田獵未行朝會之儀先舉

○決拾既佽音次與柴叶弓矢既調讀如同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集傳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嚴氏粲曰決即衛芄蘭所謂佩韘也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

弦故亦名遂朱氏公遷曰放弦謂之遂詩詁云韝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佽比也鄭氏康成曰謂手指相次比也謂調謝氏枋得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孔氏穎達曰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𢊁謂積禽也梁氏益曰凡薪禽之積皆曰柴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曹氏粹中曰有餘力者又助我舉積禽言不爭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專言夫射田獵以射為主也射夫言諸侯獵則諸侯皆射也助我舉柴不惟見其獲之多又見其王師自足以辦事而諸侯但助之而已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於箇二反不失其馳叶徒卧反舍音捨矢如破彼寄普過二反

集傳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劉氏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朱氏公遷曰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

集說毛氏萇曰言習於射御法也○鄭氏康成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氏安石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交反不盈

集傳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穎達曰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

書夜軍中驚之驚劉氏瑾曰周亞夫傳亞夫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頃之復定不驚言比匹志反卒事不喧譁也大危君危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音翦孔氏穎達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穎達曰惡其害幼小擇取三等自左膘音縹○許氏慎曰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於右腢音愚○陸氏德明曰謂肩前兩間骨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孔氏穎達曰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孔氏穎達曰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方爾反又薄禮

反達於右髃餘繞反又胡了反○梁氏益曰髃水膁也膁腰左右虛肉處也爲下殺以充君庖孔氏穎達曰以其中脅死最進肉又益惡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朱氏公遷曰上殺中殺下殺爲三等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孔氏穎達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獵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鄒氏泉曰惟取乎下殺而下殺惟得乎十數故不盈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鄭氏康成曰反其言而美之○孔氏穎達曰徒行者與御

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集說 輔氏廣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朱氏公遷曰行事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集傳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 輔氏廣曰末二句乃美宣王也

○呂氏柟曰君子以德言大成以業言

○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集說

嚴氏粲曰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朱氏善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内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静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總論

李氏樗曰車攻之詩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既見其車馬之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服射御之良此詩人之善形容也○李氏公凱曰言宣王既能自治以全創業之國勢尤當自奮以

合守成之人心故於車馬之大則脩之器械之微則備之而往東都之地復新朝會之儀統一人心以為維持王業之計因講田獵之事而選車馬之美惡多寡以盡致治保邦之道焉

車攻八章章四句

集傳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劉氏瑾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為四章章八句也

集說　朱子語類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

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吉日維戊叶莫吼反既伯既禱叶丁口反田車既好叶許口反四牡孔阜符有反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集傳賦也戊剛日也黃氏一正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郊社宗廟冠昏外事如巡狩朝聘盟會治兵凡出郊皆是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孔氏穎達曰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嚴氏粲曰伯是馬祖之神言既伯是既有事於馬祖謂祭之也猶社是土神方是四方之神言以社以方則是祭社及方也既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醜

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孔氏穎達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劉氏彝曰田之前二日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將用馬之力必祭馬之祖謹其事也車攻而馬壯則升陵阜而從禽獸之醜類無不獲矣○姚氏舜牧曰獵與狩皆賴車牢馬健以為用故車攻吉日皆有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句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補反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

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集傳賦也庚午亦剛日也程子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音孚坊至同州皇輿表鄜州今延安府鄜州坊州今延安府鄜州中部縣同州今西安府同州竝隸陝西入河也李氏樗曰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

渭洛雍州之地又非河南之洛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集說劉氏瑾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黃氏佐曰天子之田或奉宗廟或進賓客或充君庖非禽獸之多不可此漆沮所以宜田獵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儦儦表驕反俟俟叶于紀反或羣或友叶羽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叶奬里反

集傳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嚴氏粲曰其禽獸形體祁大又甚多有矣

趣則儦儦行則俟俟嚴氏粲曰儦儦而疾走俟俟若相待獸三曰羣二曰友蘇氏轍曰言禽獸之多且擾也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朱氏公遷曰或射或御各共其事也

集說劉氏瑾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姚氏舜牧曰左右從王者之左右也凡王者蒐狩必親執路鼓以御衆從王者不率左右以從事其何以愜天子之心故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戶頰二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集傳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穎達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朱氏公遷曰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去聲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嚴氏粲曰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饗爲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許氏謙曰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疏醴猶體也

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蘇氏轍曰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

集說謝氏枋得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劉氏瑾曰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朱氏公遷曰車攻終於頌禽吉日終於酌醴王者之田獵豈為口腹計哉

總論范氏處義曰詩人之美人君多舉一事終始言之以見其餘可知也田非重事也既謹日而祭馬祖又謹日以差我馬則必能致謹於國事矣因田而得禽非厚獲也猶為醴酒以御賓客則必能與之

食天祿矣虞人既聚獸必於天子之所左右皆取禽共天子之燕則他日必能用命矣○朱氏公遷曰一章祭禱戒行二章差馬擇地三章狩獵四章獵而獲禽可以供用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輔氏廣曰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

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

集說 蔣氏悌生曰車攻吉日雖皆田獵之詩車攻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都畿内其事視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

集傳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穎達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

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王氏安石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撫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朱氏公遷曰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故以起興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集說蘇氏轍曰民人離散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輔氏廣曰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此民之流離者自相謂曰是子之行病苦於草野之中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集傳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孔氏穎達曰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轍曰流民反其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雖勞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集傳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徐氏常吉曰鴻鴈之鳴哀故以為比亦見詩人取義之精 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集說輔氏廣曰自其始之流離以及得所止而築室以居其病苦亦甚矣非明知者真能體䘏我前日之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黄氏洪憲曰說愚人正見感哲人之意言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於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

總論鄒氏泉曰一章追言在昔離散之苦二章述言今日還集之樂末章言由勞以逸是以作詩以述其慶幸之意感慨之情也前二章以鴻鴈引起之子故屬興末章言鴻鴈而不言之子故屬比○沈氏守正曰詩作於安定之日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情則哀故劬勞凡三見之

鴻鴈三章章六句

集說 胡氏一桂曰此詩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為使臣然三章劬勞之義一章指使臣二章指民三章或指使臣或指民皆未的當朱子集傳以之子為流民自相謂而劬勞皆就民說但或謂不見勞來安集之意愚謂一章有取於鴻鴈羽翮之勞至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誰及之誰哀之實由於上之人矣二章有取於鴻鴈澤中之集而曰其究安宅以流民所止非其本土使可為築室久安之計誰實使之亦出於上之人矣三章有取於鴻鴈之哀嗷以離散之餘雖有定居而生理未復故不能不哀嗷赴訴然赴訴之於誰亦赴訴於上之人耳○徐氏光啓曰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集傳賦也其語辭央中也（胡氏旦曰說文云央中極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庭燎大燭也（孔氏穎達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諸侯將朝則司烜（音毀）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孔氏穎達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纒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許氏謙曰鸞鑣見秦駟驖）○王

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集說季氏本曰庭燎之光謂始然而有光也將將衆集遠聞之聲夜當未央時則来朝者未至君門其鸞聲大而遠聞也○姚氏舜牧曰夜未央未必有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此所詠葢像君心之不安寢若夜方半而即懐視朝之思爾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又如字庭燎晣晣之世反與艾叶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集傳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嚴氏粲曰晣晣然其光漸小噦噦

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許云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

集傳賦也鄉晨近曉也胡氏旦曰是從未央而至煇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何氏楷曰煇與暈同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即暈字也日月之旁氣為暈火之旁氣為煇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蘇氏轍曰夜聞其鸞聲而已晨則見其旂矣

集說杜氏佑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向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

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輔氏廣曰問夜之早晚何如下二章只是一意直至辨色視朝之時而止計只是一時事未必有今昨之不同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而左右之臣設言以述王之意也蓋王勤於政事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唐氏汝諤曰三章一節緊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警惕夫就所聞所見不過戀度其時而據此心之汲汲皇皇則儼然信以為然者若專為料想億度之詞即非勵精之旨

庭燎三章章五句

集說劉氏瑾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或果宣王詩也

沔綿善反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叶虎洧反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

集傳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蔡氏沈曰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朱氏公遷曰知所向也飛隼猶

或有所止嚴氏粲曰集解見采芑○朱氏公遷曰知所止也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集說嚴氏粲曰兄弟指所親邦人指衆人諸友指所厚言兄弟邦人諸友則親踈厚薄識與不識皆在其中矣○謝氏枋得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鄒氏泉曰莫肯念亂者不思恐懼修省之道若安危利菑者然也父母人之最切者故獨舉此以示人不可不憂耳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

不蹟井亦反　載起載行叶户郎反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集傳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　胡氏紹曾曰蹟者行步之跡故不蹟為不循道　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蹟者致亂之由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集傳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徐氏常吉曰以之惑世謂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讒言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集說韓氏嬰曰讒言緣閑而起○輔氏廣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於危亡禍敗此所以歎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自修之事也○許氏謙曰末章憂而戒之之辭也讒言固可憂惟敬足以勝之知所本矣

○朱氏公遷曰自持以敬則小人不敢近其能止讒必矣讒言之人即上章不蹟者也始憂於人謂讒莫肯息卒反諸己謂敬當自持

總論朱氏公遷曰一章言人皆不知憂亂二章言己獨憂人之造亂三章言在位者敬以自持則可止讒而息亂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集說陳氏櫟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音問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沿反其下維蘀音託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集傳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陸氏璣曰鶴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韓氏嬰曰九臯九折之澤○濮氏一之曰澤曲曰臯見楚詞注喻深遠也蘀落也許氏謙曰蘀見豳七月錯礪石也嚴氏粲曰揚子不礱不錯焉攸用錯謂治玉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

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輔氏廣曰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物以諫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朱氏公遷曰誠中形外非可矯飾為也千變萬化非可執一求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朱氏公遷曰君子或有未仁不可溺於愛也小人或有一長不可偏於惡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輔氏廣曰夫必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

則由大以至小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與此意同○朱氏善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心也能是數者則知行竝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

均反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集傳比也穀（陸氏德明曰說文云穀從木非從禾也）一名楮惡木也（陸氏璣曰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攻錯也（嚴氏粲曰謂錯治之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

馬吾聞諸邵子云邵子曰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許氏謙曰邵子論玉石又一意也畧與前說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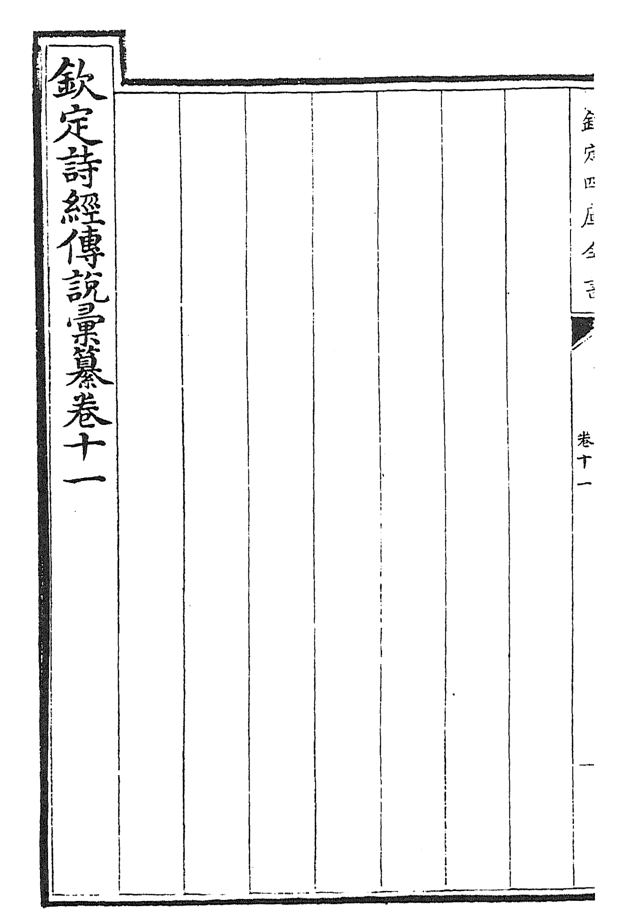
總論朱氏公遷曰近則聞於野遠則聞於天泛言之則可以為錯親切言之則可以攻玉教誨之意以漸而深○呂氏枘曰二章之言相類而意别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散於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為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至深邃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擇以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為錯猶渾以利器言之後章乃言攻玉夫人之德成如玉矣

鶴鳴二章章九句

集說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鄧氏元錫曰鶴鳴納誨也辭不直指義託遠諷可興可觀古納誨者之善誘如是乎○徐氏常吉曰鶴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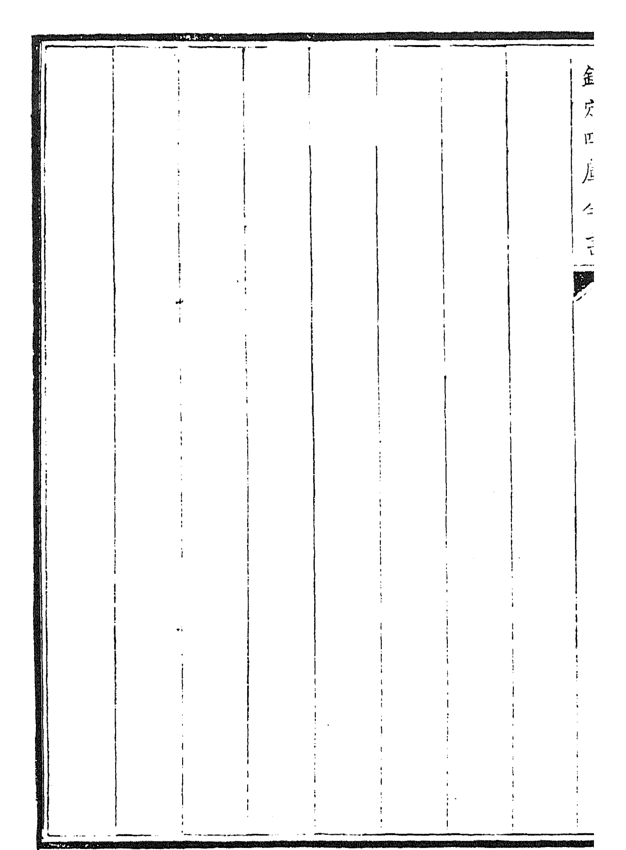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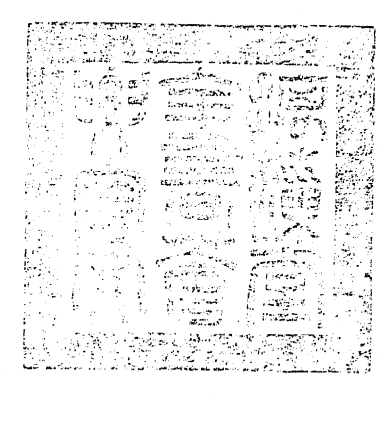
集傳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十一

謹案第二十六頁後一行此章專言夫射案夫射

疑應作射夫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施昌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十二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二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集傳賦也祈父（孔氏穎達曰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蔡氏沈曰圻父迫逐違命者）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周禮司右徒八十人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虎士徒

之選有勇力者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孔氏穎達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集說朱子語類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自難曉以其畿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

附録

鄭氏康成曰司馬掌禄士故司士屬馬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孔氏穎達曰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由宣王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惟守衛者耳司右止言勇力屬馬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則為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小司徒職曰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

所謂轉予于恤也○許氏謙曰或曰
一說於爪牙二字為切而得詩意
案成周兵制籍鄉遂之衆以作六軍而丘甸之民亦出車乘甲士步卒然其為數少故統言之則六軍之士出自六鄉也至虎賁司右簡勇士屬馬以左右王鄭康成所謂征行之事例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朱子集傳以為予者六軍自謂則當征行者又屬何人因援之曰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此出朱子獨見考之周禮並無明文可證章俊卿謂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鐵兵不出也援是說以解是詩則予指六軍之士容或可通然與朱子征討止用丘甸民之說亦不符也合而觀之當以箋疏之解為長矣故自漢唐北宋諸儒以及朱子以後若嚴粲許謙輩皆從之即朱子亦附其說以俟後世論定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鉏反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集傳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集說嚴氏粲曰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集傳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梁氏益曰勾踐越王名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朱氏公遷曰見國語吳語魏公子無忌梁氏益曰號信陵君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

者歸養朱氏公遷曰見史記本傳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劉氏瑾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集說黄氏佐曰此亦重久役上謂祈父信乎不聰明胡乃轉我於憂恤之地而乃使母之尸饔乎使其聰焉則必有以體恤我而不至久役之如是矣

總論輔氏廣曰上兩章言自我其上之衛末章言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我

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鄒氏泉曰禁衛之兵本以藩衛王室也使之遠戍則轉之憂恤之地矣末章亦只是此意但以不聰尸饔觀之則見得本為天子爪牙亦國之獨子故以不知法言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集傳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杜氏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氏昭曰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

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繳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集說鄭氏康成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朱氏善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取敗也宜哉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集傳賦也皎皎潔白也張子曰言白者以表賢者潔白之意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孔氏穎達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嚴氏粲曰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茹之類縶絆音半其足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遥遊息也呂氏大臨曰徘徊少留之貌○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

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遥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劉氏瑾曰前漢書陳遵每大飲輙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集說蘇氏轍曰賢者有不得志而去者君子思之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遥逍遥不事事也雖逍遥猶愈於去耳○鄒氏泉曰一朝不可以言永但於欲去之時留得一朝亦若永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集傳賦也藿猶苗也何氏楷曰藿本作蘿說文云菽之少也或以為豆葉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蘇氏轍曰客亦非孰事者也○呂氏大臨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集說謝氏枋得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縶維其白駒以强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志好德之彝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沒也○黃氏佐曰藿非苗也注言猶苗者同為己之物也嘉客非逍遙也注言猶逍遙者同為我留之意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又音奔然來叶云俱反思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汪胡反勉爾遁思叶新齋反

集傳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謝氏枋得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也或以為來之疾也朱子曰王氏讀為奔字言其來之速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陸氏德明曰遁字又作遯○嚴氏粲曰易遯卦遯奉身退隱之謂也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許氏謙曰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海居島中高帝使使召之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

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王氏逵曰縻繫也易中孚曰我有好爵我與爾縻之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劉氏瑾曰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集説輔氏廣曰此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説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一旦肯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為公為侯而逸樂無有期限也何必過為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集傳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

入空谷東生芻以秣之嚴氏粲曰生芻新刈之草所謂青芻也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薛氏瑄曰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點汙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兾其相聞而無絶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集說嚴氏粲曰上三章猶望賢者來訪於己末章言賢者晦迹巖谷不可復望其來見止望其寄聲耳極稱其美而為拳拳思慕之辭所以見其人之賢而判時之不能用也。朱氏公遷曰是詩至此方言其德夫以卷懷去亂如此非明智勇決不能信乎其美如玉矣

總論蔣氏悌生曰賢者之用世世豈不欲得君以行其道哉蓋必義有不可留者是以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而在朝同心同德之才惜其才而願其留故其辭如此非不知其志決而不可留也乃欲縶其馬以永朝夕非不知其潔己而輕富貴也乃欲其賁來而爵以公侯及其已去而不可卽其繾綣之情瞻戀之意不能已已所留之賢者今不可考其才德聞望抑亦當時之俊乂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集說毛氏萇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為將或為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旣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傳比也穀木名嚴氏粲曰穀善鄒氏泉曰善即處患難相賙相恤之道也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黄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朱氏公遷曰以黄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己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集説范氏祖禹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曹氏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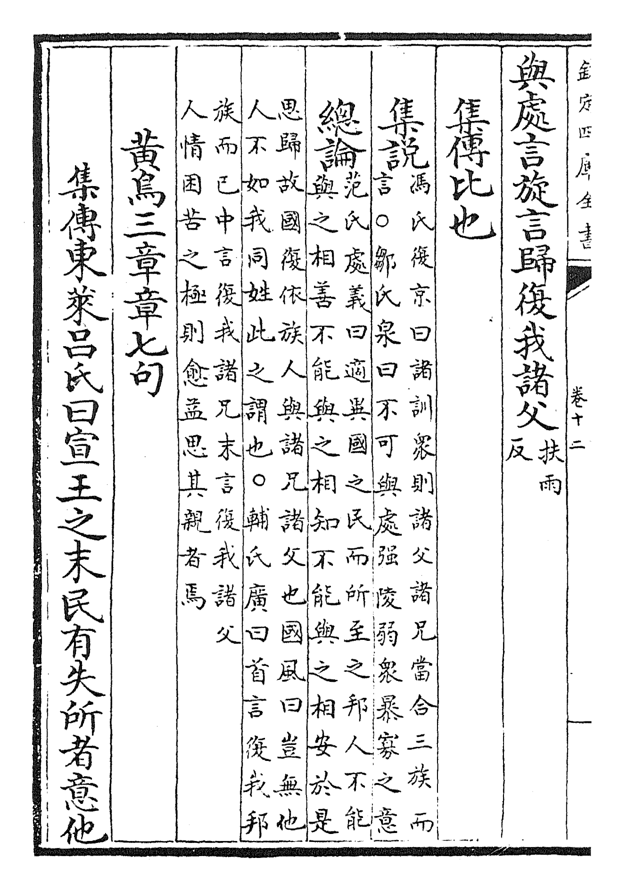
中曰易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迫窮禍患害惟天屬之至親乃肯相收○輔氏廣曰始言不以善道相與則其望之猶厚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

集傳比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嚴氏粲曰言以橫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



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反

集傳比也

集說馮氏復京曰諸訓衆則諸父諸兄當合三族而言○鄒氏泉曰不可與處强陵弱衆暴寡之意

總論范氏處義曰適異國之民而所至之邦人不能與之相善不能與之相知不能與之相安於是思歸故國復依族人與諸兄諸父也國風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之謂也○輔氏廣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黄鳥三章章七句

集傳東萊吕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

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集說范氏處義曰黄鳥我行其野二詩之序皆不明言所刺然黄鳥言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故說者以爲適異國而失其所者我行其野言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故說者以爲從異國之昏姻而不見恤者詩辭亦可見也

我行其野蔽芾必制反其樗方味反敕雩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六胡反

集傳賦也樗惡木也李氏樗曰樗不材之木莊子曰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䘏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集說嚴氏粲曰我從本國而來經行於野見有惡木之樗野中自生非藉人力種植而其枝葉蔽芾然茂盛我猶得休息於其下我以爾是昏姻親戚之故素有恩義交結非野樗之比也今來就爾居爾乃不我養是無恩之甚惡木之不如也我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訣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集傳賦也蓫牛蘈音頹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璣曰似蘆菔而莖赤可瀹為茹滑而美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我行於野見采蓫者雖為惡菜猶可以療疾我以昏姻之故謂可就爾止宿矣爾既不能養我故言欲自反是蓫之不如也○段氏昌武曰首章言居欲為久居也次章言宿則暫寓矣人情於其相待之薄者則望之也愈輕於其相待之厚者則望之之意日進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

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叶逸織反

集傳賦也葍音富惡菜也陸氏璣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温暾之饑荒之歲可烝以禦饑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集說王氏安石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因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鄒氏泉曰趨富厭貧風之薄也其失大厭故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故不責彼而責此然傳所謂責人忠厚者則以其實以貧賤之故而棄之耳

總論輔氏廣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収卹則怨懟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可見矣○朱氏公遷曰依惡木采惡菜困窮如此而昏姻不見収卹薄已甚矣雖不怨焉而不免有棄絶之意也○一章二章自決以義而其意確三章責人以恕而其意微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集傳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

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王氏逵曰族師書其孝弟睦婣者閭胥書其任恤者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何氏士信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甲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

睢嫺之下兼施於師長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集說嚴氏粲曰周之盛時以睢嫺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黄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叶補苟反矣如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

集傳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許氏謙曰南山見秦終南苞叢生而固也陸氏佃曰竹性叢生而行鞭深

遠故曰苞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詞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

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朱氏公遷曰張子借其言以教人朱子引之非以此釋經也特廣說詩之法耳或曰猶當作尤朱氏公遷曰尤怨也咎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臨水面山形勢之美如竹之苞謂根本之固也如松之茂謂枝葉之密也宜其聚國族於斯兄弟和好輯睦無相圖之事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反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集傳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孔氏穎達曰鄭以為宣王既於國門之左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

宮內築燕寢之室西南其户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户在北者南其户輔氏廣曰欒西南以見東北也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集説李氏樗曰繼緒先王之制而築室於百堵言宣王之居處可謂安矣夫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宣王之時其考室也築室百堵又遣使招集流民而百堵皆作則斯民必有居處也若宣王者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也○嚴氏粲曰美宣王中興王業築宮室以復舊觀故曰嗣續妣祖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百堵言廣且多也

○約之閣閣椓陟角反之槖槖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

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

集傳賦也約束板也鄭氏康成曰約謂縮板也○孔氏穎達曰縣云縮板以載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閣閣上下相承也孔氏穎達曰繩若今之牆桯也均板直則牆端正椓築也橐橐杵聲也孔氏穎達曰既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則牆牢固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漢氏一之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墻而堂寢次第當然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黄氏佐曰尊大不可謂

居室尊大蓋天子本自尊大在於此室之中為尊所以統衆卑為大所以統羣小邈乎廉地之相遠凛然堂陛之森嚴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集傳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嚴氏粲曰如論語翼如也之翼)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鄭氏康成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鄭氏泉曰大勢嚴正自前

後左右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呂氏大臨曰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如矢喻四隅廉正也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輔氏廣曰其言有序而又善於形容如此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呼會

反

其冥君子攸寧

集傳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黃氏一正曰庭蓋在路寢之後寢室之前所謂適小寢釋服者也覺高大而直也朱氏公遷曰甲小迂回則暗故以高大而直訓覺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朱氏謙韡曰爽塏之意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音要之間也王氏安石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許氏謙曰奧室西南隅也窔東南隅也奧窔之間在戶之西而牖之下正幽暗處也故曰冥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集說董氏逌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放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鄒氏泉曰只就一室言之向明之處軒豁而噲噲奥窔之間深廣而噦噦蓋一室而有向陽向陰之別故其明暗不同如此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錦二反乃安斯寢叶于檢于錦二反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反叶彼何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叶于其土何二反

集傳賦也莞蒲席也陸氏德明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孔氏穎達曰郭璞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江東謂之苻蘺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

竹葦曰簟馮氏復京曰司几筵有次席注以為桃枝竹所次成者其即此簟歟莞席在下即筵也竹簟在上即重席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呼談切多力能拔樹許氏慎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陸氏璣曰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陸氏佃曰淮南子云熊羆之動以攫搏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集說輔氏廣曰莞簟安寢承上章攸寧而言也其寢既安然後有夢可占○嚴氏粲曰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故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

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集傳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劉氏瑾曰周禮大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菙時髓反氏占人簭音筮人占夢皆其官屬也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

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周禮春官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朱氏公遷曰六夢一曰正夢無感而自夢也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因驚愕思念而夢也四曰寤夢因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則又因喜懼而成夢也獻者獻羣臣之吉夢而歸美於王贈者祭於四方而遣之以明逐新善而去故惡也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真氏德秀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王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

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故王中心也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朱氏公遷曰自前巫後史以下語出禮運

集說嚴氏粲曰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熊羆猛獸為男之祥虺蛇陰類為女之祥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然皆設為禱辭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集傳賦也半圭曰璋嚴氏粲曰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為瑞璋瓚以祼宗廟此生男弄璋當止是璋玉也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班氏固曰芾者

韍也行以韍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孔氏穎達曰純朱明其深也黄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嚴氏粲曰皆表異其為男子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集說何氏楷曰此下二章皆未然事蓋因夢兆而預卜其將然也。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如瞻彼洛矣所謂保其家室胡安國亦曰王者以京師為室天下為家是也衆子為諸侯以君稱嫡長為天子以王稱言生子衆多他日者皆將服朱赤之芾以保有其室家而或為一國之君或為天下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叶魚位反）無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叶音麗）

集傳賦也裼褓也（陸氏德明曰裼韓詩作禘　孔氏穎達曰褓縛兒被也）○瓦紡塼也儀善（孔氏穎達曰釋詁文也）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鄒氏泉曰非謂卑賤乃天尊地卑之義）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嚴氏粲曰皆表異其為女子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王氏逢曰家人六二傳曰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無攸遂無所為而可也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本義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梁氏益曰五飯五穀之飯冪音覓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朱氏公遷曰出列女傳此之謂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鄒氏泉曰無非無儀則女德以脩酒食是議則婦道以備其何詒父母之憂乎

總論呂氏祖謙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顧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

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集傳舊說厲王既流於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朱氏公遷曰下管與升歌對荅堂下之樂也出燕禮與大射儀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朱氏

公遷曰昭公二十五年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輔氏廣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先王之詩矣

集說李氏樗曰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蘇氏曰厲王之世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祖先妣者蓋築其宮廟一則以為因其敗壞而作新之也一則以為因其奢侈而革之以儉也竊觀此詩則知宣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之陋如所謂跂翼矢棘鳥革翬飛不失之陋矣然其作室也特以除風雨而去鳥鼠不失之侈矣則非徒為美觀將以承先王所為而已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

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溼溼始立反

集傳賦也黄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董氏逌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為犉則黑皆為牰音釉黑耳為犚音尉亦各以其數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音癡而動其耳溼溼然陸氏德明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濈濈和也董氏逌曰說文濈為和則濈而比者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溼溼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鄒氏泉曰上以羣色之盛見其多下以動息之適見其多誰謂見前此凋耗之意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多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集傳賦也訛動陸氏德明曰訛韓詩作譌何揭也許氏謙曰揭音竭擔也蓑笠所以備雨孔氏穎達曰蓑惟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

暑雨也

三十維物何氏楷曰物謂毛物與比物四驪之物同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孔氏穎達曰謂青赤黄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集說黄氏佐曰或降于阿三句自物之性而言何蓑何笠二句自人之順其性而言○用無不足如大可以祀郊社小可以祀群神内可以充君庖外可以享賓客皆是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集傳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强也朱氏公遷曰堅强猶曰壯盛騫虧也崩羣疾也朱氏公遷曰羊有疾輒相汙故曰羣疾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許氏謙曰牢防獸閑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之累反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陳氏鵬飛曰牧事畢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羊牛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

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𪧐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朱氏善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集傳賦也占夢之説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劉氏瑾曰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旐司常曰州里建旟　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

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旐乃是旟則為人衆

集說王氏安石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呂氏祖謙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朱氏公遷曰衆惟魚旐維旟皆以少變多之象也夢中變化之祥如此則天下富庶之兆可推牛羊衆多已為可喜民人富庶又大可願而至可喜故廣其意以祝之

總論黄氏櫄曰古人以生畜之多寡而卜其國之興廢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心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禱頌之辭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

以見其民物富庶之效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集說黃氏佐曰禮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國家何取於牧事哉蓋當百物凋耗之餘而能致此富盛中興氣象此亦其一端也序以為宣王考牧而作其信然歟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衒反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衒反何用不監古衒反

集傳興也節高峻貌何氏楷曰節通作岊徐鍇云山之陬隅高處曰岊巖巖

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毛氏

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

曰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孔氏穎達曰尹氏蓋吉

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劉氏瑾曰隱公三年公羊子以為譏世

卿者即此也何氏休曰世卿者父死子繼也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李氏樗曰

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王氏安石曰如

惔者內熱之謂也○李氏樗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卒終斬絶監視也○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

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

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絶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集傳輔氏廣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惔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况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箝人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絶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葢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不得而不言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反瘥才何反喪息浪反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

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

集傳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孔氏穎達曰南山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孔氏穎達曰言有實其猗是猗為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為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惟畎谷耳能實畎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輔氏廣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為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

薦荐

通重直用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鄭氏康成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王氏安石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煢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集說嚴氏粲曰禮言冢宰均邦國書言冢宰均四海大臣之事唯在均平公溥也此詩原幽王之亂由於師尹究師尹之惡在於不平而已下言秉國之均昊天不傭式夷式已君子如夷既夷既懌昊天不

平皆此意也○蔣氏悌生曰南山之高大則有草木之實猗猗然而茂盛而赫赫之師尹居於高位乃不能平其政上則得罪於天而喪亂薦至下則得罪於民而怨讟方興禍亂之形若此其著孰不恐懼而尹氏曾無懲創之意咨嗟之聲可謂空食天祿居高位也始則舉其理之當然者以問之終則指其禍之顯然者以責之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

集傳賦也氐本均平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均是何物潘時

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維持毗輔弔恣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王氏安石曰京室以大族為氐朝廷以尊官為氐氐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而秉國之均黃氏佐曰居權衡之任也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恣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呂氏祖謙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甚言之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言尹氏作大師之官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輔氏廣曰此又承上二章而明言尹氏維周之本則其所繫者重矣秉國之平則其用心不可偏矣所宜公平其心以維持四方而不傾毗輔天子而以正使民皆曉然知其所以示我者而無所迷惑則是其宜也今乃不平其心一切反是則必不見憫恤於上天矣其可久竊其位而不去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鉏里反下同勿罔君子叶奬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集傳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王氏安石

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上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鄭氏康成曰厚任用之○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尹氏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朱氏公遷曰凡事必咨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民已不可欺況可欺其君乎任用小人皆不平之心為之而所當改者也故以式夷式已告之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古穴反叶苦桂反君子如夷惡烏路反怒是違

集傳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朱氏公遷曰惠字對傭字屆字對夷字訓義雖不同皆主均平之意也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

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
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茍而用其至則必
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
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
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
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
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集說 輔氏廣曰鞫凶大戾不過如二章所言天怒人
怨之事也然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

矣故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啻如反手之易初言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朱氏善曰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吉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

善為國者亦反求諸己而已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

集傳賦也酒病曰酲嚴氏粲曰猶黍離言中心如醉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胡氏一桂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輔氏廣曰不自為政者亂之始也使百姓受其勞弊者亂之終也

集說嚴氏粲曰國之有成乃法度紀綱一成而不可變人主所操執天下所遵守者今誰秉持之乎師尹實秉持之而乃不自為政信任姻亞羣小用事終勞苦我百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敎領

反

集傳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薛氏漢曰騁馳也）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此章言亂既靡定則四方莫不昏然雖有四牡且項領肥健而視四方蹙縮無有可馳騁之地亦寓言君子有可用之才而無所施設也○徐氏光啟曰詩人非果欲去國也但言天下皆亂以見致之者之罪耳

○方茂爾惡相息亮反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市由反矣

集傳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鬬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醻或好或惡皆是私情更不以國家為意○輔氏廣曰此章則言其一時風俗人情乖戾不顧義理喜怒任意倏忽變遷不可保任如此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叶諸盈反）

集傳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集說鄭氏康成曰師尹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呂氏祖謙曰此章篇將終矣復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

○家父（音甫）作誦（叶疾容反）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許六反）萬

邦叶卜工反

集傳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孔氏穎達曰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

究窮訩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何氏楷曰周禮注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作誦謂作此可誦之辭也

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穎達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此

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集說　嚴氏粲曰窮究訩亂之由乃是主心之未回王庶幾改化其心以養萬邦謂心一悔悟則本原既正而萬邦皆理矣師尹安得容其姦乎○朱氏善曰家父作詩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者拳拳愛

君之心不敢謂其必不能而絶望焉厚之至也

總論許氏謙曰此詩剌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一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剌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集傳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劉氏瑾曰剌尹氏為政不平而皆似亂亡

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桒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集傳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呂氏大臨曰癙憂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痒病也（劉氏彝曰鼠病

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也范氏祖禹曰正月長養之月繁霜肅殺之氣也○曹氏粹中曰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不宜有霜陽微而為陰所勝則霜為之降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呂氏祖謙曰凡譌張為幻以因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集說蘇氏轍曰純陽用事而繁霜降大夫憂之以為此王聽用訛言之罰也訛言之害大矣然衆不以為憂也獨我憂之而已○輔氏廣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于天者甚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

者深矣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也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而又自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政緣其小心畏慎是以幽憂而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好言自口（叶孔五反下同）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集傳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王氏安石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集說輔氏廣曰言心聲也言出於心則有根源合義理今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則其為害豈有既哉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李氏本曰好言莠言謂有時言人之善有時言人之惡變亂無常也以此為憂則與小人不合而為所忌矣故反見侮侮之者謂加以讒言也此章言己適當訛言之為害而不能避也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集傳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毛氏萇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

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李氏樗曰左傳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哉鳥鳥微物猶有所擇自歎己之不如烏也

集說朱氏善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于誰之屋未見其所止之處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叶

莫登反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集傳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劉氏瑾曰大者為薪細者為蒸甚分明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徐氏常吉曰靡人弗勝言不善之人不能勝天也大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

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集說朱氏公遷曰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以人之有見與天之無知亦反其意以為興也○朱氏善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集傳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歐陽氏修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朱氏公遷曰前責讒人矣至此乃以縱讒責其上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許氏謙曰衛侯慎公頵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

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集說 輔氏廣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徵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而但皆自以為聖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唐氏汝諤曰名彼故老四句只形容朝廷之上唯唯諾諾之風如此同聲附和莫敢矯上之非不過聽言則荅而已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呼鬼反蜴星歷反

集傳賦也局陸氏德明曰局本又作曲也孔氏穎達曰曲身也蹐累足也許氏慎曰小步也號長言之也脊理蜴螈音原也爾雅釋魚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郭璞注別四名也虺許氏謙曰虺見斯干蜴皆毒螫音釋之蟲也

○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謝氏枋得曰身在天地閒如無所容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

之至此乎 輔氏廣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蹐而不敢自安者也

集說 嚴氏粲曰人謂天為高而我不敢不曲身傴僂而行懼壓也人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行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人孰不疑其言之過然實則有倫有理何也蓋當時羣小肆毒以害人無所不至不可不慮故言可哀今之人何故為虺蜴之行務欲傷害人乎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集傳 興也阪田崎嶇墝音敲埆音殼之處 許氏謙曰崎嶇山險也墝埆瘠

薄也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黄氏一正曰扤動揺貌疏使遂也不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朱氏公遷曰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明者也故以為興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鄭氏康成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其無常如此

集說蘇氏轍曰君子仕於亂世而困於羣小譬如特苗之生於阪田風雨動之如恐不勝者故尤之

曰方其求我以為法也如恐失我耳及與之終日相執仇仇相偶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輔氏廣曰無所歸咎故歸之天亦窮極而呼天之意也求之甚艱者勉强以徇名也棄之甚易者其氣象識趣迥與已不相類則自然不能用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叶力桀反)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集傳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威亦滅也

○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

盛之時則寧有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襃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李氏樗曰火燎於原寧能滅之今也赫赫之宗周而乃為襃姒之所滅誠可駭也時宗周未滅以襃姒淫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孔氏穎達曰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襃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襃姒者推其禍亂之本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陨反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乃棄爾輔叶扶雨反載輸爾載如字才再反將七羊反伯助予叶演女反

集傳比也陰雨則泥濘寧去聲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穎達曰輔是可解脫之物○張氏耒曰輔之為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輸墮許規反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

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呂氏祖謙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叶筆力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

集傳 比也員益也 張氏彩曰員者周防完美無缺陷傾側之意 輔所以益

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絶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乎胡氏一桂曰此尚欲救其危亡救之用賢也言苟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絶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為意乎

集說范氏祖禹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黄氏佐曰上喻棄賢之患此喻用賢之益曰無棄爾輔者喻王用賢者以輔國家也曰屢顧爾僕者喻王先未危而常求賢也曰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者喻王雖有危難亦可免也是能求賢於未危則可免患於既至賢可不求乎哉

○魚在于沼（之紹反叶音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懆七各反）念國之為虐

集傳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莫知所逃已為之憂而心中慘慘然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嚴氏粲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於池沼非其所樂矣喻君子立於衰亂之朝亦非所樂也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

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然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唯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無韻未詳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集傳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李氏樗曰與其親戚周旋也慇慇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鄭氏康成曰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

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比之謂乎李氏樗曰國勢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集說蘇氏轍曰小人以利相求故其鄰比昏姻相與膠固為一而君子子然無朋也○輔氏廣曰此章則又言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姻親鄰里㖞濡以相樂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真能長保其樂哉

○仳仳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遥反是椓陟角反叶都木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集傳賦也仳仳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

也穀禄夭禍何氏楷曰商書肜日篇云非天夭民與此天夭同義椓害哿可獨單也○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禄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呂氏祖謙曰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集說李氏樗曰哀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此詩大槩刺小人用事詭偽相挻變亂是非已不得志而憂世之必亂也一章總言其大畧二章歎已之遭亂三章憂國必為人所滅四章詭偽之勢甚一時足以勝天五章言如山之高卑易見者詭言尚欲亂之而上下成俗不知其非六章憂身之無所容七章言用人不常八章言政事暴惡九章言不可無君子之輔十章詠上輔佐而言當謹慎之意十一章言禍亂之極無所逃十二章言小人得志而連其親舊十三章亦言小人得位而良民受禍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集說 嚴氏粲曰正月憂亂之作也。鄒氏泉曰此詩憂詭言之甚大至於邦國之將亡傷國政之淫虐至於周宗之既滅而斯民之病賢者之困又皆有感慨之思焉可謂以天下之憂

為憂者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集傳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

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

會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朱子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是右轉了曰然○吳氏澄曰古來歷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今當以大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

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閒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朱子曰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

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先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朱子曰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蠻夷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朱氏公遷曰以數言之則其常以理言之則其變矣蘇氏

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王氏安石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

集說 陳氏埴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歷家推算專以此定踈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纔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

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徐氏常吉曰天象民情若不相干天象變於上而遂思下民之可哀此詩人之隱憂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户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集傳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 孔氏穎達曰昭七年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朱氏善曰不用其行天之反其常也不用其良人之反其常也天

之所以反其常正以人之不用善而有以致之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王氏逵曰隱公一桓公二莊公四僖公三文公二宣公三成公二襄公九昭公七定公三凡三十有六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集傳嚴氏粲曰日月告以凶證而不由其道謂月揜日也四方無政事而不用其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為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如此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唐氏順之曰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矣故言不用其良為召災之本

○爗爗（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集傳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塡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孔氏穎達曰此所陳皆當時實事）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朱氏公遷曰由董子之言觀之則當上天災異譴告之時正人君恐懼修省之日朱子引之以證詩人願望其君之意

集說孔氏光曰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謝氏枋得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

妻煽音扇方處

集傳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孔氏穎達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其番聚蹶楀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氏康成曰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曰以卿士云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劉氏瑾曰周禮大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公羊所謂宰士朱氏公遷曰隱公九年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公羊氏曰宰咺宰士也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朱氏

公遷曰定公四年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劉氏瑾曰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鄭氏康成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劉氏瑾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孔氏穎達曰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王氏逵曰集傳從鄭箋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劉氏瑾曰周禮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之事注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

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王氏安石曰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陳氏推曰言其寵方固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集說季氏本曰七人之中卿士最為要職其餘司徒冢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崇卑而皆權寵相連其序則必以寵任為先後耳皇父為卿士而引用家伯仲允番聚蹶楀諸小人褒姒方處於勢位根據而不動搖也此言災變之大不惟無以弭之而又益之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悲反徹我

牆屋田卒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姬反

集傳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嚴氏粲曰陳氏曰不問其非時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黃氏佐曰動民以徙蓋謂作都于向而遷民使居之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孔氏穎達曰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李氏公凱曰皇父之文過如此

集說 彭氏執中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鄒氏泉曰此章言皇父違常時以從民而猶假大義以責民也末二句是皇父責民以從之辭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集傳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王氏安石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内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内

孔氏穎達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今孟州河陽縣是也皇輿表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三有事三卿也鄭氏康成曰禮畿內諸侯二卿○孔氏穎達曰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陸氏德明曰慭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鄭氏康成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董氏逌曰以實其邑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

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惟貨其吉也○蘇氏轍曰皇父以卿士出封而周之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言恣而且貪也民富者乃有車馬耳○朱氏公遷曰上章言皇父役以非時而戕其民此章言皇父動以私事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也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職競由人

集傳賦也囂囂眾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陸氏

德明曰噂說文作僔沓本又作噂

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孼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集說嚴氏粲曰七章言已被讒也○顧氏起元曰從事即從不時之役無罪遭讒即下民之孼噂沓誚佞悅人之情狀背則相憎而譖愬以交構讒人之反覆如此用之所以興孼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叶呼洧反 四方有羨徐面反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質反 我不敢傚

我友自逸

集傳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羡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胡氏一桂曰王氏曰時蓋有潔身而去者已獨不去故有是言○蘇氏轍曰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集說謝氏枋得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

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傚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矣○徐氏光啓曰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自傷之至則視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是此意皆善言哀苦之情者也

總論 胡氏一桂曰王氏曰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己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集說 曹氏粹中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第在此而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以其說為非證據甚明當從本序○李氏樗曰唐書志云十

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明是為幽王之詩無疑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浪反]饑饉[其覲反]斬伐四國[叶于

逼反]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普烏反]

集傳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李氏巡曰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

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陸氏德明曰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輔氏廣曰言天之幽遠不可測識故降此暴虐而曾不思慮圖謀也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蘇氏轍曰置而弗疑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輔氏廣曰此皆心有所疑無所歸咎而訴天之辭也

集說朱氏善曰自其廣大而言謂之昊天自其仁覆閔下而言謂之旻天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惠也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亡則是不溥其仁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為惡

集傳賦也宗族姓也蘇氏轍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梁氏益曰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諂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陳氏櫟曰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

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王氏安石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劉氏瑾曰天變上章所言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陳氏埴曰亦字乃因前正月篇而言耳○劉氏瑾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朱氏善曰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今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

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則衆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天變人離敗亡之兆可見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如何昊天叶鐵因反下同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集傳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季氏本曰即指三事大夫之在位者○言如何乎昊

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王氏安石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黄氏佐曰人與已一心也不敬身不相畏也天與人一理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戎成不退叶吐類反下同饑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七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聽言則答

譖言則退

集傳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劉氏瑾曰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劉氏瑾曰楚語暬作褻注云近也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應氏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

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集說嚴氏粲曰此章言羣臣無忠告也兵戎之禍已成外患之纖也饑困之災已成内憂之廹也○朱氏善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愛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

集傳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集說姚氏舜牧曰緊承工節若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亦無怪其然也聞忠言則病其不能言而俾處瘁聞佞言則喜其能言而俾處其休是出言誠有不易者但人臣之義則應言無不盡不應若是之退

避耳此於曲體其情中深寓切責之意

○維曰于仕（鉏里反）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奬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巳反）

集傳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嚴氏粲曰言進退皆有咎也）

集說輔氏廣曰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為

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息嗣反）泣血（叶虛屈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集傳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劉氏瑾曰此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託於無家以

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季氏

本曰此為正大夫之離居者言

集說曹氏粹中曰君子立於羣枉之中孤立而無與畏禍之深欲其來而助已也。輔氏廣曰此章則又盡言已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于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已之志也然則此暬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總論黄氏佐曰吾讀哀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去者尤甚於上三章也蓋徒責之而不言時勢

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近乎不近人情者而彼猶得以有辭矣惟責之至此則以為吾非不知汝情之痛切也然以是而遂去之則君臣之義固若是恝乎。沈氏守正曰通詩責離散而詞旨嗟歎體諒不正責之至末章始窮其情而猶有屬望之意蓋去者原未嘗以義絕亦不敢以明言窮之正冀以返之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集傳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

與詩絶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案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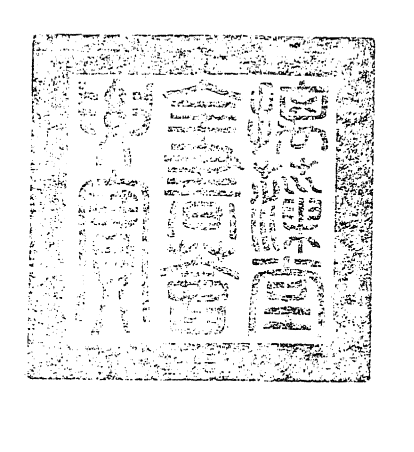
附録 劉氏瑾曰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随王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襃姒威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十二

謹案第四十四頁前六行案天夭是椓句毛傳以
天為君鄭箋以為天之薦瘥訓雖稍異而上字
作天下字作夭則同朱傳亦從之惟後漢書蔡
邕傳載所作釋誨有速速方轂夭夭是加之文
李賢注引詩小雅云天夭是椓又云韓詩亦同
王應麟詩考據為韓詩經文異同之一證蔡邕
之作天夭及以蔌蔌為速速蓋皆本之韓詩故
與毛氏不相合考孔穎達正義謂齊韓之徒以

詩經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據而劉攽後漢書刋誤於蔡邕傳天天下注云案上天當作天掾今詩文正然是唐宋諸儒於詩義皆不從韓說自當仍以毛傳為正今刋本亦時有不同謹附識其略以資考異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周元